

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小游击队员

XIAOYOUJI

DUIYUAN

王愿坚◎著

樟伢子的父母掩护红军伤员被白匪军杀害了。带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，成了孤儿的他四处寻找红军时遇到了红军的侦察员，但不慎被敌人发现，侦察员被俘。机智勇敢的樟伢子把情报送给了游击队，游击队歼灭了敌人，救出了侦察员。故事情节曲折动人，引人入胜，是家喻户晓、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经典名作。



中小學生
彩色繪圖版
優秀讀物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

小·游击队员

XIAO YOU JI DUI YUAN

王愿坚◎著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游击队员 / 王愿坚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1.5

(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511-0019-9

I. 小… II. 王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80791号

丛 书 名: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

书 名: **小游击队员**

著 者: 王愿坚

策 划: 张采鑫 陈 新

责任编辑: 刘红哲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天之赋设计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: 70千字

印 张: 9.25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

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019-9

定 价: 18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曾为我国少年儿童健康
成长提供的优质精神食粮，
不仅为昨天所需要，也为今天
和明天所需要。

题《当代少年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

贺敬之
二〇一二年四月

著名诗人、剧作家，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、
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为本丛书题词



出版者的话

CHU BAN ZHE DE HUA

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滋养少年儿童的心田，化育未成年人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，对曾经深深感动过、激励过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中国经典原创儿童文学作品，以崭新的审美形式进行社会化的推广与普及，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新世纪文化建设工程。为此，我们特选编出版了这套彩色绘图版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。丛书入选作品无论是精神价值、艺术质量，还是受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喜爱的程度和对他们影响的广度，都堪称新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。

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，而且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生命力。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形象，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有生活原型，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社会、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和追慕的榜样和偶像。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在几代人心中可谓脍炙人口、家喻户晓、耳熟能详，为人们口口相传、竞相效仿，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和成长，成为了人们的精神营养和行为典范，在一代代青少年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英雄主义光辉，激发着永恒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崇高道德力量。在这些经典作品中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感情真挚强烈，故事生动感人，冲突紧张激烈，语言简洁优美，风格积极向上，即使在今天，仍清新可读，广受欢迎。作品鲜明的时代特点，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，思想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统一，以及契合小读者阅读欣赏习惯的浓郁的民族风格，都显示出其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，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教育功能。

我们坚信，这套《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》，一定会成为广大未成年人心灵成长的营养剂，强健精神的宝贵食粮；成为他们继承前辈的优秀品质、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精神桥梁；对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健全的人生品格、文化心理、精神素质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与深广的影响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2011年10月



目 录

MU LU

● 小游击队员·····	1
● 村野的火星·····	28
● 赶 队·····	59
● 征途上·····	82
● 后 代·····	114



小游击队员

XIAO YOU JI DUI YUAN

这是 1935 年夏天的事。

红军主力长征以后，蔡溪的回乡地主、民团闹得很凶，收租，夺田，杀害革命群众，甚至把我们的革命家属也弄到外地去贩卖，欠下了人民好大的一笔血债。特别是自从那里驻上了白匪李玉堂第三师的一个排以后，白鬼子更加猖狂，“业主团”团长孙逊轩还扬出话来：“石头过刀，人要换种”——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斩尽杀绝。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，给革命群众报仇，我们游击队决定来一次长途奔袭，消灭这一股匪徒。这样，不但可以壮大红军游击队的声势，而且能解决一部分武器弹药的问题。

当时，就我们的力量来说，这就算打大仗了。敌人防备得很严，村子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，隔不远就是一座

炮楼，强攻硬打是不行的，所以先要摸清敌人的虚实，才好动手。

于是，这个任务就落在我这个侦察班长的身上了。

从我们游击队住的山上到蔡溪足有七十里路，我天不亮就动身，绕着荒僻无人的山林小道往蔡溪方向走。因为山路不好走，又加上在山上待的时间长了，吃不饱睡不好，





身子有些虚，走了约摸四十多里路，就气喘汗流，迈不动步了。看看天色还没有过午，便决定先找个地方歇歇，正好，前面不远有一个破山神庙，我奔了过去，四下里溜了一眼，看看没人，推开破山门，一步闯进去。也怪我大意——经的风险多了，凡事总有点不大在乎。谁知这一下子可碰上事了：山神像前的台阶上坐着一大堆人，清一色的灰皮——都是白匪保安团的兵。当中几个家伙正在推牌九呢，迎门坐的一个，歪戴着帽子，嘴角上叼根烟卷，两手捧着黑黑的两张骨牌，眼睛瞪得有牛眼大，正喊着：“粗——”

这些家伙大概猜到我的来路，一个个都慌了，有的赶快抢钱，有的往起站，有的忙着抄家伙。我一看这阵势，知道混不过去了，爽性干个痛快，便伸手拔出驳壳枪来，朝着人密的地方猛扫了一条子。然后回身窜出山门，一边换着弹夹，一边就往荒山里跑。

跑出了约摸一里多路，后面白鬼子追上来了，子弹“嗖嗖”地从我身边擦过，打得树叶子扑啦扑啦直往下掉，打得石头一阵阵冒白烟。看看追得是越来越近了。我刚想停下来顶他们一阵，忽然觉得左臂一热，登时眼前发花，腿也软了，脚下像踩着棉花似的——坏了，负伤了。“不管怎么着，也不能让你们抓了活的！”我把枪往腰里一插，伸手捂住伤口，又紧跑了几步，望着一个崖头，一侧身子栽下去。只觉得身子底下被石块狠狠地垫了一下，接着沿着山坡直滚

下去。

开始，树枝划脸，石块碰腰，还觉得痛；后来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不知滚了多久。身子猛一震，才停住了。我定了定神，睁开眼一看，原来被一丛小树挡住了。拨开树枝往下看，离沟底不远；往上看，上面是约有二三百米高的一片山坡，再往上是一段笔陡的崖头，因为被那块光崖挡着，看不见什么，只听见白鬼子在上面嗷嗷乱叫。

我把枪掣在手里，在树丛里卧倒，心想：反正是跑不了啦，你敢下来，就干掉你！这时，身后树枝子忽然刷刷拉一阵响。我一惊，连忙调转身，用枪指着树丛，低声喊了声：“谁！”

“叔叔，是我呀！”随着话音，树丛被拨开了，一个小孩的脑袋钻进来。这是个男孩子，大约有十二三岁，又黑又瘦的小脸上，嵌着一个尖尖的翘鼻子，头发有二寸来长，乱蓬蓬的，活像个喜鹊窠。浓浓的眉毛下边摆着一对大眼睛，乌黑的眼珠，像算盘珠儿似的滴溜溜乱转。他挤过树丛，一步抢过来，伸手抓住我的胳膊，急忙忙地说：“快走，叔叔，白鬼子快下来了！”

还没等我答话，他就把我受伤的左臂搭在他的肩上。当时看看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便借着他的扶助，跟他绕过树丛，踏着山石、树根，往山沟底走；碰到难走的地方，我不得不把大半个身子靠在他身上，他挺着脖梗，吃劲地搀着



我。在快到沟底的时候，小孩子一脚踏上了块活石头，石头一滚，他噗的一声摔倒了，我身子一闪，也随着他滑下去，刚巧跌在他身上。我心里一阵难过，连忙伸手去扶他，他却一骨碌爬起来，吓得小脸焦黄，双手抱着我的胳膊说：“叔叔，摔坏了吧！”我忙说：“没有，倒把你压坏了。”我又摸着他的脑门儿上碰的一个大包说：“到沟底了，我自己走就行了！”他摇摇头不说话，只顾架着我又往前走。

他像走熟路似的，架着我跨过一道小溪，钻进了一大片蓊郁的竹林。我们在竹林的深处，一片荒草丛里停下来。这里看样子是他睡觉的地方，像小狗窠一样铺着一摊软草，旁边还放着一把破镰刀，一个没吃完的木瓜。他把我扶着躺在软草上，说：“叔叔，你在这里藏着，白鬼子不会看见你的！”我只好躺下来。因为刚才一路紧赶，刚刚凝住的伤口又绽开了，血像小泉一样冒出来。我正想找点什么包扎一下，只听得嗤的一声，他已经齐齐地撕下自己的一条裤腿，动手帮我包起来。他一面包扎着，一面抓过那个木瓜壳来接着透过布层滴下来的血。我好奇地问他：“你接这血干什么？”

他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听我妈说，人血是好东西。你淌了那么多血，把这血吃下去，能再长出血来，那就不要紧了。”

“傻孩子，你几时见过吃人血的？”我憋不住笑了笑。他歪着头望望我，大概知道我真的不会喝下去，看看手里

那半木瓜壳的血，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伤口包好了。我侧耳听听外面，崖头上的敌人还在不住地呼叫。

孩子怔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眼睛也亮了起来，他急速地眨巴一阵眼皮，歪着小脑袋想了想，猛地站起身，说：“叔叔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去就来！”我一把没抓住，他端着手里的木瓜壳，跑开了。跑了几步，又回转来，弯腰扒下我的一只鞋子，说：“叔叔，我拿去用用。你可别走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！”说着像只小兔子似的钻出竹林，不见了。

孩子的举动太突然了，竟使我不知怎样才好。他干什么去了呢？万一被白鬼子碰上可怎么办？……我越想越不放心。我爬了起来，扶着竹竿走到竹林边上，隐在一丛小树后面，把枪机扳开，向着白鬼子在的地方望着。

太阳偏西了，孩子还不见回来。这工夫，白鬼子看看崖下没有开枪，已经把人一个个用绑腿吊下来，左张右望地走到了山坡上。我的心紧张起来：那孩子哪里去了？我举起了枪。但白鬼子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，他们低着头找了一阵——大概是看我压的草印和血迹吧！可是他们并没有往这边搜索，甚至连向这边望一眼都没有，却径直往相反的方向走下了沟底。因为被一片小树林挡着，看不见他们在干什么，难道那个孩子已经躲起来了么？我费了很



大的力气，才挪到一块便于射击的地方。四外一望，真怪，白鬼子们没有在沟底停留，却爬上了对面一个山包，停了一下，又转到山包后面了。

我迟疑地走进了竹林，想在这奇怪的野孩子“家”里





待一会儿，如果见不到他，就离开这地方。我刚走到草铺附近，忽然看见一个小草堆在动。走近前一看，是他！他头上顶个草圈，身上挂着一片茅草帘子，像个大刺猬。他眼里噙着泪水，正到处找我呢。见了我，连忙扔掉草帘子跑过来，用责备的口气说：“叔叔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叫我好找！”

我也像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，赶忙抓住他的一只小手。我望望他，他的模样大变了，衣服被撕破了，脸上、手上划了几道血口子。我奇怪地反问他：“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糊弄鬼嘛！”他说，“我把你的血印子用沙土盖了盖，把你滚下来压的草扶了扶，又在别的地方照你的样这么一滚，”他得意地作了个打滚的姿势说，“把草压倒了，白鬼就不往这里找你了。”

“多悬乎，要让白鬼看见了……”

“我人小，有草挡着呢，再说，还有这，”他指指脚下的那身自制的保护衣，笑着说：“我怕他们找迷了路还要乱搜，就跑到那边小山上去，把你的血撒在显眼的石头上，一直撒到那条沟边，又把一块大石头顺着血线推下去。叔叔，我把你那只鞋也扔在沟边上了——我们在家捉迷藏都是用这办法呢。就是……你穿什么哪？……”

我哪里还管什么鞋子，我在想：这会儿工夫，孩子办了多么大的事啊。我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最后，只问



了一句：“你不怕吗？”

他得意地冲我挤挤眼睛说：“怕什么？我还跑到白鬼子面前装着采蘑菇呢！白鬼子问我：‘看到人过去没有？’我说：‘是个穿青布小褂的吗？往那边山梁上跑了。’我躲到棵大树上看着，白鬼子还真往山那边找去了呢！嘻嘻！”说完，他放声笑了。我望着他那副天真的笑脸，被他这个大胆、聪明的举动激动着，一股酸酸甜甜的味道噎在嗓眼里，一时竟找不出什么话来说了。待了好久，我才拉住他的手，感激地说：“小兄弟，多亏了你啊！”

我一说这话，他倒有些难为情了，低着头，往我跟前偎了偎，轻轻地摸着我的胳膊，搭讪着把话岔开。他问我：“叔叔，这里还痛不痛？”

我说：“不痛了！”因为止住了血，也真的不痛了。

他不相信地摇摇头：“你别哄我啦！割茅草不小心把手划道小口都要痛好几天，打了那么大个窟窿还能不痛？你是红军叔叔，能熬得住就是了！以前我们童子团员给受伤的红军叔叔喂开水，那些叔叔像你一样，伤得那么厉害，连哼都不哼一声。”

“真是不痛！”我笑了笑，憋不住逗了他一句，“你怎么知道我是红军？说不定我是坏人呢！”

“不，你是红军，我知道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不得得把自己打量了一下，为了侦

察的方便，我换了便衣，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红军的记号。

“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！”他很得意地说，“我正在这林子外边的一棵树上摘木瓜吃呢，猛听得枪响，就看见那一大群白鬼子追你。我可不傻，白鬼子那样的坏家伙，追着打的人还能是坏人？”

“可也不一定是红军呀！”我故意地说，心里却很高兴这孩子的机灵。

“你有枪呀，老百姓还能有枪？我看你一回枪，白鬼子就倒下了两三个，我真高兴极了。”

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，说我怎样从崖上栽下来，他怎样跑过去……听他讲着，我眼里仿佛看见这个瘦骨伶仃的孩子，为了救一个他心目中的好人，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敌人鼻子底下去的情景。

他又说：“以前，在我家里住着很多红军，他们真好，领着我摸雀子，教我识字，讲故事给我听，还给我用子弹壳儿做了支小手枪哪。”说着，他又调皮地眨眨眼睛，用小指头戳着我的额角说：“你是红军叔叔，瞒不了我，看，你这儿还是白的呢。以前那些红军叔叔们也是这样，他们说是戴八角帽太久了，太阳晒不到这里。你也戴八角帽是不是，叔叔？”

经他一说，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额头，可怪我粗心，化妆的时候，倒把这地方忘了。这孩子可真机灵啊！我不由



得也哈哈笑起来。谁知一笑把干燥的嘴唇绽开了，血流了出来，我连忙用舌尖舔了舔。

他望了望我的动作，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说：“叔叔，你渴了吧，我去弄点水给你喝！”

“不，受了伤以后喝水不好。”

他愣愣地望我一会儿，又问：“吃果子呢？”

他看我没有反对，忙把我轻轻地放在不知什么时候捆好的一捆茅草上，一躬腰钻进草里不见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

